

杉树 著

北方不北



作家出版社



北方不北

杉
树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方不北 / 杉树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3. 2

ISBN 7-5063-2097-5

I. 北… II. 杉…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17119 号

北方不北

作 者: 杉树

责任编辑: 联合国

装帧设计: 唐令州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026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河北省抚宁县印刷厂

开本: 850 × 1168 1/32

字数: 400 千字

印张: 14

印数: 001 — 7000 册

版次: 2005 年 2 月第 2 版

印次: 2005 年 2 月 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2097-5/I · 2081

定价: 36.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再版前言

《北方不北》第一版出版后，得到了诸多名家、文友、读者们的热忱欢迎，鉴于大家的建议和愿望，作者已对此书进行了重新审定，提炼加工，使这部长篇小说更具有了艺术性和可读性。尤其将文中的感言部分置入了新的每章题絮上，从而增进了作者与读者的亲近感和共鸣！现再版《北方不北》一书，以答谢每位读者师友的真情与厚爱。

杉 树

2005年2月20日秦皇岛

长篇小说《北方不北》和它的作者

· 回力

杉树的出现是必然还是偶然？

在2002年秦皇岛市“宽大杯”小说征文中，我第一次发现“杉树”这个陌生的名字，除了他的短篇小说《红票箱》以外，对他还一无所知。《红票箱》在“宽大杯”征文中一举夺魁后，评委们都为小说界出了一位新人而高兴。

《红票箱》中所显现的作者对北方农村生活、变革、世态、人情、场景的熟视与驾驭能力，是初涉文学殿堂的一般习作者很难达到的。后来经文学老友宋坤、席立新两位介绍，结识了杉树本人，才知道他从中学时代就已经对文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务农、进机关做文秘、下企业搞经营、从事新闻写作等多种阅历的工作实践中，杉树悄悄孕育着文学的幼芽，精心营构着属于文学的情感世界。诗词、通讯、散文……多体裁多样式的写作，不仅历练着滋润着他的文学嗅觉，增长着积累着他对生活与价值多元的通达和敏锐，同时为他写作这部《北方不北》长达40万字的小说做好了铺垫和准备。

长篇小说《北方不北》所讲述的，是一个村庄、乃至一个乡镇的发展变化，实质上反映了属于中国北方农村半个世纪以来的风雨

历程。“沙丘庄——杏树院”，既是主人公赵玉农生发所有故事的源头，同时又是极具涵盖意义的一个“象征物”。赵玉农父母一辈儿的苦斗与企盼，不仅代表了最普遍意义上北方农民的基本愿望，同时揭示了新中国的诞生并没有结束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下的小农思想，农民观念在土地经营方式的几经变革中依然扮演着不容小视的角色。而在中国北方农业的整体发展进程中，村、乡、县各级政权——主政人的德才谋略、公益勤政如何，在很大程度上促进或制约着地域性的北方发达程度，从官僚作风到公仆意识，中国北方乡村乃至城市都要比南方滞重得多。这亦是开放与改革以来，北方（尤其是农村）明显落后于南方的重要因素之一。正是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与现实要求的落差，造成了赵玉农与中学女友这一代走出禁锢、携手完成新时代赋予新一代重任的契机。赵玉农与他女友的暗恋与坎坷是带有时代表色彩的，又同时背负浓重的历史背景。他们双双出寻南方的种种奇遇，又不约而同地双双重返北方的行旨，使这部长篇小说有了——一个既令人深思回味又充满理想色彩的结局。

可以说，杉树的《北方不北》所着重展现的“人”在半个世纪的辗转变换中所经受的情感、意志、观念、际遇的颠簸，是具有宏大的人文关怀的。正是这种无处不在的人文关怀导引着我幸遇了小说中不同序列、不同层面的人物，并把作者的“关怀”进行到底；对作者通篇营造的沉郁滞缓的“气氛”，或者说阅读带给我的感觉，我以为正是50年来北方乡村带给历史的一种“真实”。

诚然，《北方不北》作为完全审美意义上的长篇小说还存在着较大的努力空间，但作者笔下展示的那个梦牵魂绕的“故园”，会导引你渐渐进入“赵玉农、靳亚妹”们的情感历程，为生于斯长于斯，苦于斯乐于斯，成败于斯爱恨于斯的可敬可爱的人们或感慨或悲愤，或击节或企盼……《北方不北》所描绘的冀东风情，倾力营造的几代人逼真可信的生活境遇，历史氛围，以及在社会关系扭结缠绕，时代变迁人事更叠中闪现的“人性”的复杂和价值的多元，都达到了艺术上的真实。

作者在整个节奏的把握上，力求还原生活的原生态，而不是迁

就商品化带来的阅读快感，对赵玉农与靳亚妹贯穿全篇又贯穿人生全过程的恋情描写，同样是因循了传统的审美取向，而没有陷入过早的，当下十分流行的身体语言的大释放，这就使爱情弥漫着乡村特有的情趣与诗意，为他们双双“孔雀东南飞”又双双回归北方这割舍不下的“热土”，增加了情爱涵盖的厚度。小说浓重的地方俚语、谚语、歇后语的导入，无疑为人物塑造与情景渲染增色不少，亦为读者追寻逝去的岁月与人文时序提供了重要依照。小说闪亮的尾声充满浪漫气息和理性情怀，这其实正好验证着作者对故园不了的情结，也吐露了通达整个北方不甘于“北”的大夙愿。

作为一位同作者同饮滦河水的北方人，从心里为杉树的第一部长篇祝福，为不北的北方而期待。

公元 2003 年春于自明斋

第一章

题絮 在我们这个大千世界里，每时每刻都可能发生令人震撼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按照矛盾的普遍性而言，伟大与平凡的人们无时不为某种预想所料的变故，以及意外突发地动荡包围着。但，在这包围圈里，又让不同的心态去体会不同的感受。这就是特殊性的滋味。然而，用那句“平平淡淡才是真”来抚慰纷乱的世界人群，有时会显得苍白无力。孰不知有平就有不平，有淡就有不淡，有真就有不真。在这里，我们不必用复杂的思想来笑对朴素的现实问题。那时的贫困庄稼院落，依然过着粗食不裹腹，一件衣服缝又补的真实生活。农家父母谁不期望自己的儿女有个出头之日哩。谁不向往晚辈们不同他们顶死都在土坷垃地上苦做苦拽地死受呢？哎呀，庄户人把非农户口看成比天高，比海阔的求之不得的人生最为神圣的事，他们为最高理想的实现，哪怕付出再大的牺牲也再所不惜！在那个年代里，竟然有很多的农家俊俏的大姑娘，以青春为代价，以美好的人生追求——情愿挽着嫁妆，去城市里寻一个鰥夫，或者投入那些市井女性不曾问津的残疾男性的怀抱！只要能使她逃出农业，只要对方是吃商品粮的城镇户。这是多么大的悲哀呦！——现在我们且不使用“爱、智慧”的思想，通体考研杏树院福兴老汉这个普通人当前的家庭矛盾和内心苦恼，那么，尽快来讲述我们的故事吧。

1

多年前的一个冬天，清水河公社沙丘庄村一夜之间爆出了咄咄怪事。该村富户孙生禄的长女孙红霞与人突然私奔。消息不胫而走，她还是个在读社中的学生崽啊！好些庄户人的惺忪眼睛好象这

才真的亮了一下。天神！清水河畔一度以村人从俗浮沉安分守己著称的沙丘庄，可就真的出名挂号了。其实打开以往的日历，古往今来的清水河一带的糟乱事惊堂事，实在是编篓的赶不上装筐的！这难道不是吗？远的不提，仅在孙红霞同学出走后的不几年里，她家街门前的“杏树院”赵福兴老两口以及膝下的儿女晚辈们，也跟着起了许多让人不得不翘首关注的聒事。

时光倒流在1978年，震灾过后的冀东大地尽管还没有彻底解冻，却已出现了暖春迹象。清水河两岸的田野上，固然扬泛着久违的新鲜气息，虽是傍晚，黄土地上的一切且在恍然躁动了。这个时候，打玉娥闺女家诉苦回来的老实人福兴，正满腹窝火地蹒跚在他独自归家的小路上。在主人的前后，大黑却撒着亲昵欢愉，狂奔个不停。啊，你人老了吗？可怕的是心先老哟。他的身体的确被心病实病折腾得够呛！在这寂寥的旷野，杏树院的玉娥她爹却没有半点的轻松感触，鼻孔里粗放着从内心里升腾出的呼哧怨气哩！“头发长见识短！”他的大脑里尽是对老婆谷淑兰的饮恨。“福兴！我早就知道你在耍戏我们呢！”他的耳边同时震荡着方才路遇的村支书，向他发出的怒吼声。……周围的村子行将模糊起来，稀疏的灯光如无数只眼睛一眨一眨的，不时由远处传来几声“哞哞”的牛叫，还有村子里的小孩子们嬉叫打闹的乱哄声。“包袱”沉重的人已不觉这是夜幕降临的前奏，天底下惟有他的难以抚平的杂乱与愤懑了。他今天真的是气冲牛斗了！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其实只要我们细心考究一下福兴老汉眼时的内心苦恼，自然就会明鉴是非曲直了。喔哟！地处村东河沿的低矮杏树院里，真可谓新喜添了新愁——

几天来，这个在家猫冬过节的沙丘庄的半拉子农人赵福兴，已在跨年之后，就处于憋憋屈屈的心态了！原来他是在为大儿子玉民的亲事问题，闷闷不乐，以至惶恐不安呢。三年前参军服役的赵玉民，好让家里家外人意外和惊喜哩！去冬，人们心目中还是头顶高粱花的小伙子，穿着四个兜的军绿装诚然出现在了大家的跟前啦……西北边陲天山军区装甲团某营某连三排排长同志笔棍条直，彬彬有礼地向庄稼院的出出进进的人们，打着既亲近又温暖的招

呼。母亲！他已今非昔比了呀。

“哈，福兴家祖宗坟上有这棵蒿草呗！”

“哎呀——看，杏树院门户冒青烟哩……”

村东石头桥，那个让本村孔祥珍老先生曾大胆冠名的“乡校”，让庄户人通俗叫起的“人市”上，穿着厚实冬衣的老年村民们相互振奋，开始口传杏树院的特大新闻了！玉民的升迁自然使老少爷儿们高看起东河沿的他爹他妈了。当然，那些漂亮的村姑也不失与沙丘庄的新任部队排长，见面搭话的机会，她们借故在一脸清秀，散发着肥皂香的玉民身上，少时打量一番。啧啧！当兵的，真有你的噢。

一身灰白拉秋劳动布工作服，无异于背着拣粪工具起早绕弯老农的，现下仍是县建筑社合同工人的福兴，和他的吃苦持弄家园的老婆谷淑兰，在以往将近三十个风霜雪月里，隔三差五地为世间补充了三女三男。现在大女儿玉娥已经嫁了人家，二女儿玉花正进入成熟期，谈了村里一个叫林放飞的对象。长子就是当兵的玉民了，次子玉农季子玉兵正在清水河社中漫游知识的海洋，而玉兵底下的小女玉琴打小就交给沈阳的舅哥家抱养了。不算小琴和出嫁清水河的玉娥，年年岁岁难捱的日子还不能抬头。这个“工人”家庭的农户，头上顶着受人羡慕的“宽裕”光环，背着村里的稀罕眼神儿，却啃食着黑薯馍和清汤清水的稀饭，还在青黄不接时常常面对断炊的险情。你看呀！半拉子农人福兴在建筑工地上每月挣得的三十几块薪水，除去自己的伙食费，还有办周转粮的补缺贴现，就只有填充家里灶前的油罐盐坛，还有炕头上的针线筐箩了……老伴谷淑兰和二丫头玉花在队上忙挣工分，虽说本队的分红常有高于其他小队的年头，如若上缴了福兴的村里公益金，粮款相抵倒找钱的时候却是每个年底都有。害得老婆子不是暗着对户摘尖儿，就是往小队的会计家里去打欠条。寅吃卯粮恶性往复拆了东墙补西墙，窟窿堵了又出洞，有啥办法呢？到如今一个高中一个初中的俩小子，在大人眼前不容迟疑地疯长起来了。上学的半大小子四只贪吃的眼神儿，两张喊饿的嘴巴，咳！也正是敞开肚皮上饭的年龄，加上添鞋买袜不时交学费不时买书本的，爹妈的负担也就日日跟着加重，这也是

意料中的必然事情。

现在可喜！他们的玉民不仅逃出了庄稼院，抬高了身价，还给他爹带来了精神上愉快感。尽管玉民的出息不会为家脱贫解困，但这般光彩事比缸里填了粮食还让人高兴噢！福兴逢了喜事，早衰的核桃纹脸上自然油腻了些许。放下旱烟叶抽着儿子带来的“天池”烟卷儿，听着街门外的赞许声，军官他爹眯起了双眼，不败的花朵在胡茬脸上绽放着。“天神，爹老实儿本分，老实人哟——你真够福相！”“瞧，不愧你这‘福兴’大名哩！”……在人们跟前，在耳朵里装满赞颂词句的时候，福兴决不表现得过于兴奋和神气。他鄙视后院在清水河公社的县酿酒厂当正式工的富户孙生禄。看吧——孙大个子那趾高气扬，高傲自大的架势让庄稼人戳脊梁骨呀。他明白儿子出了世面，不光是自己的光彩，也是沙丘庄老少爷儿们的荣耀哩！这个祖上未曾有过为官的人家，真得好好的谢天谢地！

福兴不禁想起玉民高中毕业后，便回生产队里劳动的光景往事。哎呀，当初精瘦的小子虽然肯于卖力，但耙地播种施肥全不在行，就跟跌跌撞撞的雏鸭似的。长辈的老农，像扶小孩学走步那样儿，耐着心教他扶犁下种……稚气未脱的学生崽，在村里还当了一段民兵组长——看他是个有心劲的后生，村里还不时抽他帮秘书写写画画……若不是乡亲们的培养，玉民还不一定有今天呢！现役军官的父亲的确很感激大家伙儿。所以，福兴必须对住在震后简易棚和修补了旧屋里的村里人，深表谢意！人家有恩哪。他把烟卷儿发给街门外抽旱烟棒儿的人，把糖果塞给路遇的他不大熟识的孩儿，还督促玉民往独居的大爹赵福旺的屋里去。对！别忘了到本小队饲养员梁满囤老人那里啊——老赵家的忘年交一直在饲养院单人过活。还有还有啊，东家西家南家北家，或远或近的长辈平辈的亲友呀。明理的军官他爹特别让现役军人带上礼品，给村干部家送去呢。他知道村干部是沙丘庄的最高层，儿子当兵离不开人家的起初举荐。值哟！小屋小院大事小情，谁个不有求于他们帮备哩。福兴自信自己的想法，听话的儿子照办不误，还去了几家他爹没囑的人家——那里有玉民过去的伙伴儿。

东河沿喜庆的杏树院，因了远在东北的小琴不在这边，还不能

说过了个团圆年，但总算香喷喷地度过了马年春节。不久，玉民假期将尽。玉民就打算提早去趟沈阳，看看他的舅母和小妹，再由那里返回军营。这个时候，已引起村里轰动的军队排长的亲事问题，却激起了杏树院不小的波澜——

那天，生长着一棵古银杏树的院子，意外地走进了两个人。“哥嫂，俺与敬堂有事和你们商量哩。”大队长赵生俊坐在主人的热炕上，高兴地翻动着不大的眼睛说：“是与玉民侄儿相关的事。”

一听此话，福兴即刻让老婆把屋外给客人烧水的儿子喊进里屋。

谷淑兰往炉膛里添着干柴就听王敬堂说，给玉民提亲咋样？于是排长他妈麻利地挑帘进屋了。

“忒好！有你俩做大媒——我高兴来不及哩！”福兴的眼睛由衷地亮了起来。他见同龄的却长他一辈儿的村支书王敬堂，习惯性地脱了黑蓝色的油布帽，用手拍了两下土，又惯常性地送上黑白相间的老杂毛的顶部。

沉默了一会儿，俩干部显得耐不住了。“玉民？”王敬堂把大圆脸转向当兵的人，他故意把“你啥意见”收住，以示村干部在军人面前的份量。

“民呀，快给大爷大叔回话哩！？”他妈见儿子迟疑，有意把话提到了关键环节。

“这次匆忙探家，还没这方面的思想准备哩。”排长显然在此问题上急快地进行了思考，憨笑着接着说：“大爷大叔的好意，俺当然感谢不尽呢！”军人很会地说着市面上的话，却依然没在爹妈和来人面前做出干脆的表态。

“咳！”屋角小凳上的他爹有些干着急了。

“是哪家的闺女？”谷淑兰单刀直入。

“哦，公社高书记的二闺女！”敬堂扩大膛音脱口即出，但在此等场合说话历来简明扼要。听罢，福兴的头不禁“噌”地抬了起来，叼烟卷儿的嘴角不由颤抖了一下，冒着青烟的半截烟卷就滑溜在他的老棉裤上了。他着急地拍着火灰定了定神，用眼睛直勾勾地瞄着两个使他一向敬畏的大队干部。心说，嘿！公社一把手的千金——

当赵家的儿媳妇哩。真是天上掉下的事！现在，福兴既有些满足感——因为儿子配找她了；可又有些胆怯了——因为在他的眼里，那些伟岸的公社干部，跟新丰县建筑社的大人物没啥子差别呀。俺这茅屋草舍能容人家大小姐呀？他开始发怵地想。对！常言说官大不压亲家。他想起村里的曹木匠借亲家王敬堂在沙丘庄一手遮天的样子……

“错不了错不了！”福兴像是自语像是代表家长表示赞同了。

“这样的啊。”大队长尊听敬堂说“生俊你说说”，于是下意识地开话了。“这事儿敬堂找我说过两回子啦，俺当然愿意给侄子做媒哩。大家知表知里，知根知底不是？”屋子里的人都同意小眼睛生俊的见解。

“对哩，大家相处了这些年，俺家的情况秃子生疮——明摆着呗，仨小子分家过恐怕吃水缸都不能各摊一口。”玉民他妈亮明说。

“真话！”福兴赞同道。

生俊说：“敬堂有次去公社开会，会后哩，就跟高枫书记拉家常儿。提起孩子们的事儿，才晓得他家二丫头没聘哩。高书记委托俺俩看着给找个好人家。正赶上玉民有了出息，年龄相当，就想到了这事儿。当然哩，这婚姻大事，关键在俩人身上，老人咋欢喜也不中。”

“对头！”王敬堂插话了。他把胖圆脸对着福兴，“不过，我看挺合适哩……”

“那闺女啥情况哩？”谷淑兰考虑假如女方不嫌弃这边，又不是干部家那种娇生惯养，嫁给玉民兴许还成。生俊说：“她和后院的孙生禄在一个地境儿工作，不过她在制镜厂，当会计。只是户口在农村，副业工……”生俊把话尾放得很低。他知道玉民留在了部队逃出了农业。

咳！福兴心里叹息了，他不安了。难道不是吗？他自己干了十几年的农粮工人，还不是照样到粮站兑换粮票吗？他家除去给他办周转粮的带皮口粮，年年出现缺口哩。再则说，那粮站很摆弄人的，挑肥拣瘦地把稻谷、玉米、麦子、高粱啥都要个齐全，常常愁煞得老婆子到集上买缺。儿媳妇过了门儿还不是照样办粮关系吗？想到

这，他坐不稳当了。他反过来想：人家可是清水河公社的一把手的女子，还不是玉民有了现在，若是在沙丘庄撸锄杠，恐怕八抬大轿也抬不来哩。他把思想的眼神儿，努力从村干部身上迅速地移出去。暗自感觉：这两家伙硬着哩，这事肯定是敬堂的主意，不答应下来，俺准得吃大亏！转念又想：真与高书记攀了亲家，日后这两人就得比俺矮三分。我可以放心地在县城做工，杏树院里的大事小情村干部们自然跑前跑后猛张喽！他忽然想到：他家被大地震摇脱了四壁的危房，年内就要改建扩建。好哇！军人他爹自信很有思想。

“挺好，中！”杏树院的“一把手”当先应下提亲事。

“这得听孩子的意见，老人的（意见）只作参考！”谷淑兰急忙打断福兴的胡乱表态。她愤然地用眼神儿让儿子出屋，以留下思忖的空间。她的确不同于福兴遇事怕狼后怕虎顾头不顾尾，进而心知肚明村干部的用心了。这亲做不得呀！你们小瞧人哩！你们拿俺儿子当礼物送哩！杏树院还知道哪头炕凉哪头炕热！就是县太爷的千金，又会怎样呢？玉民他妈醒悟着：玉民好不容易闯出了沙丘庄，逃出了日出下地，日落便睡受苦受累的庄稼院，真若是娶了庄稼院的媳妇，岂不误了他的前程？她十分明白王敬堂豁出命来巴结上级的属性。你那二小子三小子，不是先后当了正式工，分别娶了个“转正”的漂亮大姑娘吗？你们家咋不去讨个庄稼院的闺女哩。玉民他妈越寻思越不对味了。

“依俺看，还是等你们思活好了听个口信儿？”生俊读懂了女主人内心。

“还等啥子，说话呀——玉民！”福兴发现王支书很不高兴的样子，灼灼的眼神儿像是嘲笑他说：难道你福兴不是当家的。窝囊废！若是披上庄稼人的黑蓝市布蒜结褂子走出街门，插入庄稼人堆儿里，若是遇上了不晓得他是个离开农耕且有微薄月薪的外乡人，面对这身躯佝偻胡子拉茬的福兴，无人就不误当他是纯牌老农了的，已荣任了好几年的边疆军人他爹哟，下生出来就怕别人说他惧内哩。庄稼院里的陈腐已泡臭了他的英雄本色啊。咳，他毕竟是个半工半农的建筑社和大泥搬大石头的人。他的歇顶脑袋里不可能不

根生着乡村里的小农意识，而且已经开花结果了。儿子的婚姻大事该当爹做主！他自然不管老婆怎么个意见了，怎么个表情了。

出乎他妈的意料，玉民郑重其事地说话了。

“我爹满意就中！你们帮我就是帮俺家哩。女方的情况我听清楚了，我没啥意见。可是我就要归队，在走之前可以把这事定下来吗？”

玉民的语气中肯。说话间还很细心地看了看他妈的脸色。

他妈心说，儿子呦，你咋越来越像你爹哩。

“哈，当兵的还是痛快啊？！”王敬堂猴子似的迅速反应。大功告成般地笑着说：那闺女长得好看哩，大眼睛高个子，像老高——能说会道儿。呵，里里外外是一把好手。他把烟蒂往屋角一丢，在原地手舞足蹈起来。“我一次赶在她家吃饭，饭菜都是她做的哩——不咸不淡正好！比咱家的孩子们就是心灵手巧……”

“依我看就定个日子？”赵生俊见缝插针推波助澜。

“明个儿前晌咋样？”王敬堂好象不给杏树院过多的退步和估摸时间了。他已发现比福兴主张多的军人他妈的极度表情。他想：见了面，你福兴就不好说不，他可以攥着玉民和他爹同意的把柄，用支书的架势在沙丘庄的街门前，大声地讲述他的媒妁之言。“我就去公社高兄那里汇报……”王敬堂故意当着别人的面儿，把公社书记称为高兄，以示他俩不仅是上下级关系还是兄弟关系。这个讨好上级的家伙依旧把这事当工作来做了。

现役军人终于改变了自身命运，一跃成为沙丘庄的稀罕人物自是不争的事实。可是因了女方的农粮户口问题，一家人陷入了少有的沉默与争执。福兴不改初衷，刚愎自用。谷淑兰据理力争，怕孩子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晚上，玉农玉兵两个在校生不便参与家政大事，寻他大爷的热炕头去了。大爷赵福旺气恨玉农堂兄玉才媳妇连个狗儿猫孙的也未生养出来。入冬就犯哮喘的倔巴头老人一直住在离儿子很远的老宅院，自己烧火煨饭。玉农小哥俩受他妈督促就常给盼孙的倔巴头彻夜做伴。当过高级社会会计年过七旬的直板独居老汉，很愿意把土炕烧热，等着侄子们来往。哎呀，去年八月的凌晨大地震，若不是精

灵的堂侄子搭救，土坯墙肯定砸在了倔老汉的秃头上了。

杏树院破旧的三间平房里。掌着十五瓦电灯的黄泥墙屋，已显得昏暗——原来的石灰白已被震脱，主人只用草泥简单地抹上去……现在福兴两口子把玉娥玉花两个闺女召集到炕头上，和事体主角玉民一起，掰扯军人的婚姻大事。出乎固执人的自信，玉娥玉花坚决拥护她妈的显见看法。赵玉花真的是左扒拉右挡，不同意大弟求这门不相匹配的婚姻。

“你们姐俩跟你妈一样哩！头发长见识短！”福兴愤激地在屋脚地上跺脚，向炕里儿的娘仨发出不休止的责难。

玉民闷闷坐在屋角的方凳上，他第一次接触熏人的烟卷儿了。这个在军营打拼了三个年头的新任排长，周身里涌动着那种忘我的热血！长子的责任心与军人的豁达无畏，交织在庄稼人出身的血管里。客观地说，这个从苦海里长大的青年，眼下还不能彻底地摆脱掉庄稼院里那种现实的困惑和朴素的感受。……清晨的寒风中，一个单薄瘦小的初中生撑着往八里庄火车站拉河沙的马车，用冰凉的小手挥掀拣拾着冒着热气的马粪，为家里挣一份他寒假里的工分。夏季的烈日下，他又从十几里的豹子岭大山里，担回刈来的两捆薄荷草，在杏树院的屋顶上凉干，再从清水河药材站换回三弟的一件汗背心……赵玉民不会忘记在建筑社工作的他爹，因了省吃俭用患起营养不良的毛病，以至长时便血的情景……他还清楚地忆起，当年玉琴小妹被舅父抱走时，他妈撕心裂肺的嚎啕……现实的苦难使这个青年人充诉着肯于牺牲的清醇力量！他在部队里用庄稼人的吃苦耐劳品行，赢得了团队首长的信任与器重！坐在营房里，当他吞食着香甜的白面馒头时，泪水却浸满了眼眶，他的眼前不断地出现亲爱的弟弟们争食白面饼时的渴望眼睛……现在，现役军人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的确出现了历史性的转机。但他考虑更多的仍是家中的父母和姐弟。他对亲事的应允胶合着复杂的心态，来源于比较现实的责任意识。新任排长并没有把对方的户口问题，与自己的未来生活紧密联系起来，而联结最多的是万里之距的家人日后生活。玉民真的企望借助人家的力量，兴许使他的家人不断地走出困境。他深知，父亲的胆小怕事，眼前利益并非与生俱来，生活的艰难会

使人改变观念和精神意志，老人的身上时刻都有这个印记呀！

深信明理的人是不易被人说服的。僵持之下，军人开始用极其浅显的现实道理告诉家人。“妈、姐的确为我的将来着想。俺明白着哩。现在俺爹虽然很孤立，也很固执，但老人家是有见解的哩。你们想，假如亲事做成，一定会对咱家有助哩。咱家眼下要改扩房子，两个弟弟往后的发展就更需要人家的帮备——村里公社肯定有个面子的。这样，我在八千里外，也会放心。”

“这才是我的儿哩！想法和爹一样。”福兴一拍大腿高兴地说。

“放着合适的不找，那外人肯定说咱势利眼，降低条件巴结人！”玉娥、玉花姐俩几乎齐声反对。

“你儿，就不是俺儿啦……”他妈含着泪机械地苦诉着。也许在她的心里，受过苦的儿子为家已作出了莫大的牺牲。

第二天，按着媒人的部署，玉民像个木偶似的由敬堂、生俊他俩上下左右摆布了一阵子。在清水河公社的照相馆门前，排长与制镜厂的女副业工相见了面儿。两天以后，西去的列车在纷纷扬扬的最后一场风雪中，载着归队的军人远去了……

“俺的玉民哟，走时还背着思想包袱……”谷淑兰一屁股坐在炕沿上，抽泣起来。

“算了吧，他也没说出啥意见，你瞎扯咕个啥哩！”军人他爹在院子里对着窗户大叫着，他对妇道之见早有愠怒了。说着老汉扛起墙角里的锄头铁镐走出院外，在刚刚解冻的猪粪堆上，愤然地使劲儿撒粪。他听不得老婆子没挨没靠地胡扯。

“二叔。”倔巴头儿子堂侄才头出现在撒粪人的跟前。

现在，沙丘庄的二小队队长赵玉才，正肩扛着从清水河翻新的七寸步犁，打村东的石头桥特意往杏树院走来。

“玉民弟寻了高枫的闺女？”

“……”

“这是咋整的，你们不知道女方是农业户口呀？”

“……”

“二叔，是不是还想让俺弟回来种庄稼啊。”

“咋哩，你也不同意？”